

在新竹市東郊的印順導師與當代人間 —淨土思想的大爭辯及其新開展（二）

江燦騰

其實我們可以從他在心智上的偉大創造，以及對人間苦難的關懷這兩點，來評估印順導師的人格特質以及他在佛教思想方面的卓越成就。

就第一點來說，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印順導師的最大貢獻，是以此三系（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的判教，消化了日本近代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融會自己探討的資料，而以流利的中文傳出清晰可讀的現代佛學作品。迄今為止，他的確代表了當代中國佛學研究的最高峰，臺灣近四十年來的佛學研究，抽去了印老的著作，將非常貧乏，可見其份量超重量級的。」¹

另外我在〈孤獨的佛教哲人〉一文中，也曾提到他說：「像這樣的佛學專家（印老），卻是長年身體虛弱，不斷地和病魔抗爭，幾度徘徊在死亡邊緣的。他的心力之強，心思之邃密，心智之清晰，實在令人驚嘆不已！」²

假如人類的偉大性，是指人類對內在脆弱的強化與

不斷地提昇，那麼像印順導師這一堅毅的創造性表現，實在是相當不易的。

況且，在這一心智的偉大創造背後，印順導師又具有關懷人間苦難的強烈取向。可以說，他對佛法解脫道本質的理解，是界定在對人間為主的強烈關懷上。由於這樣，他一方面極力探尋印度佛法的原始意義為何？一方面極力強調初期大乘是佛教真正解脫的精神所在。在這樣的佛教思想主張，其實又和印順導師的學佛歷程，以及當時國家社會的危難局是有關。

換言之，印順導師在作為出家人的角色上，他不只是隱逸式的探求佛法而已，他在内心深處，始終和時代的處境，有一密切的關聯性。因而，他的著作內容，其實是以佛教的社會關懷，作為對時代處境的一種回應。

我們在他的自傳之文《平凡的一生》和學術史回顧《遊心法海六十年》這一小冊子中，即可以看到他的長期治學，厥在尋求佛陀本懷，同時也可發現他對民族的尊嚴和時代的使命，抱持著一份強烈的關懷。例如他曾

反對太虛弟子和日本佛教界過於親近。

他的理由是：「日本軍閥的野心是不會中止的，中日是遲早要一戰的。處於這個時代的中國佛教徒，應該愛護自己，不宜與特務化的日僧往來。」³ 這是他從一九三五年起，和太虛大師有一年多未交往的主要原因。

到了一九三八年冬天，中日戰爭已爆發，全國上下正努力對日抗戰，面對此一國族危難，他眼見廣大的佛教信衆，無以解國族之急和聖教之危，於是他深切反省佛教的過去與未來，想探明問題出在哪裡？而當時新儒家的大師梁漱溟在四川縉雲山與他談到學佛的中止與時代環境的關涉時，更令他思考：「是否佛法有不善之處？」然後在《增一阿含經》中讀到「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的句子，之道佛陀的本來教法，就是以人類爲本的。他因能找到「人間佛教」的法源，內心爲之欣喜、熱淚爲之奪眶而出！⁴

從此以後，揭蕩佛教的人間關懷，即成爲他的爲學生主要方針。一度他甚至不惜爲此一主張而和太虛大師有所諍辯。由於這是他親探佛教經藏的原義，而後才確立其堅決主張的。因此他敢於喊出：「我不屬於宗教畜，也不爲民族情感所拘蔽。」⁵ 他並且提出他的治學

理念說：「治佛教史，應理解過去的真實情況，記得過去的興衰教訓。佛法的信仰者，不應該珍惜過去的光榮，而對導致衰落的內在因素，懲前毖後嗎？焉能做爲無關於自己的研究，而徒供庋藏參考呢！」⁶ 所以佛法的研究，對他而言，是具有時代的使命感的。

而他日後來臺灣，所寫的龐大著作，也都具有像這樣的關懷在內。因此要理解他的思想，即必須將他的思想放在時代的大架構中來理解。否則是掌握不到他的真正的思想特質的！

但是，他的研究，儘管文獻解讀精確、立論嚴謹、證據充分，可是由於他同時也吸收了不少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在詮釋上便和傳統佛教的佛教僧侶產生了很大的差異。例如他重視原始佛教，他的《佛法概論》一書即是以前始佛教的經典爲主要內容。

可是對傳統派的中國僧人而言，《佛法概論》其實是小乘的佛法；而流傳在中國的傳統佛法是以大乘佛法爲主。他們視大乘佛法爲佛陀的成熟教誨，是原始佛教爲不了義。如此一來，雙方在認知上產生了巨大的衝突。於是印順導師便遭到了長期的批評。

他在《法海微波》（序）中有一對沉痛話，提到他的作品遭遇和失望的心情。他說：「（從）民國二十年

來，我寫下了第一篇《抉擇三時教》，一直到現在，紀錄的與寫作的，也不算少了，但傳統佛教界給予的反應，除極少數外，反對、不滿、厭惡、咒詛、都有口頭傳說中不斷流行，這實在使我失望！」⁷

這是他在一九八七年所寫的感嘆之辭，離他寫第一篇文章的時間，已經過了二分之一的世紀有餘。

他其實是很歡迎公開批評討論的，例如他曾因唯識新舊譯的問題和守培（一八八四—一九九五）筆戰，因三系判教的問題和默如（一九〇五—一九九一）筆戰等都是相當精采的。可是佛教界能有實力和他公開討論的，畢竟不多。

事實上，印順導師在臺灣所遭受的批判，除了他的《佛法概論》被指為「爲匪宣傳」外，他的《淨土新論》被反對派大批放火焚燬，他獲頒日本大學的博士學位被圍剿為「有損清譽」。其中關於《佛法概論》事件，尤其令印順導師耿耿於懷。⁸他在《平凡的一生》中，詳細交代經過，並點出他來臺灣進駐善導寺，以及佔了赴日代表的名額，是整個事件的內在主因。⁹

但是，他似乎忽略了思想上的差異，才是根本原因所在。例如他提到「漫天風雨三部曲」，其一是圍剿圓明、其二是慈航爲文批他、其三是反對派向政府檢舉，

而其中一和二，即是思想上的差異所引起的。

並且在政府不追究《佛法概論》的思想問題之後，印順導師長期在臺灣的傳統派隔閡的，仍是思想的歧異，而非利益的爭奪。——爲甚麼呢？

因爲印順導師批評傳統佛教，從天臺宗到禪宗和淨土的思想，皆在批判之列。就天臺宗言，印順導師指出：智者大師的空、中、假三諦、非龍樹《中論》本義。在禪宗方面，他指出印度禪法，被「中國化」的過程，以及中國人禪宗人物重視修行、急於證悟，卻忽視三藏經教、和未能多關懷社會的缺失。

至於淨土思想，他則批判彌陀思想受太陽崇拜的影響，以及此一思想太偏於死後的關懷等。凡此種種，都是極富革命性的批評，因而引起反彈，毋寧是理所當然的。從臺灣佛教發展史來看，臺灣戰後的最大變遷，應是佛教人間化的提倡。

而在這一思潮之下，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活動形態。其中以著作爲主，並且強調原始佛教和初期大乘的佛法爲核心思想的，即是印順導師的最大特色。至於像佛光山的「人間佛教」理念，則強調佛法的現代化、生活化，所謂「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服務」，因此佛法不分宗派的高下，一概予融通活用。在這一

立場上，筆者曾在一篇論文中指出，星雲法師可說是：太虛佛教精神的追隨者；而印順導師則是：「批評地繼承」了太虛的佛教思想。¹⁰

亦即，在法源上，印順導師重視原始佛教和初期大乘，特別是以中觀思想為核心，不同於太虛的法界圓覺思想；然而，太虛的強烈社會關懷，則印順導師並不反對；所以他是「批評地繼承」，這也是他和星雲法師的最大不同點。

他和星雲法師也因此分別代表了臺灣戰後以來，兩大「人間佛教」的思想潮流。¹¹但，這已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狀況了。在此之前，又是如何呢？

（未完待續）

1. 江燦騰，〈臺灣當代最偉大的佛教思想家印順盛正〉，《人間淨土的追尋》。頁二三二—二三三。
2. 江燦騰，〈孤獨的佛教哲人〉，《人間淨土的追尋》。頁二三五。
3. 江燦騰，〈當代臺灣人間思想的領航者〉，《當代臺灣人間佛教思想家》（臺北：新文豐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二十。

智慧法語

以出世無我之心，行入世利他之事。出世入世全在身心。正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

4. 印順，《印度之佛教》（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六，再版）。頁一—三。

5. 江燦騰，《當代臺灣人間思想的領航者》，《當代臺灣人間佛教思想家》。頁二十。

6. 江燦騰，〈當代臺灣人間思想的領航者〉，《當代臺灣人間佛教思想家》。頁二十。

7. 印順，《法海微波》（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二。

8. 印順，《平凡的一生》（新竹縣竹北市：正聞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初版，二〇〇五年新一版）。頁七十九—八十五。

9. 印順，《平凡的一生》。頁七十五。

10. 江燦騰，〈孤獨的佛教哲人〉，《人間淨土的追尋》。頁二三五。

11. 江燦騰，〈孤獨的佛教哲人〉，《人間淨土的追尋》。